

蜀

西清筆

記

清沈初記

碧清彭遵泗編

進步書局校印



蜀碧提要

明季流寇四起毒痛海內被禍之慘蜀為尤甚幾於赤地千里焉是書為丹棱彭遵泗氏所著紀蜀亂始末及一時士女之死節者起崇禎戊辰訖清康熙癸卯凡四卷末有附記十五條其曰蜀碧蓋取萇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抗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愛黨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人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子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磐泉採擇成編。頗為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嘆息泣下而不能已者也。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叙。

自序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嘆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慘。莫如明季之蜀。之甚者也。蜀自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鄔藍蘭播之亂。元氣未亡也。張達一入。勢若摧枯。何哉。蓋文燦受紿於房穀。其銳蓄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砭。其隘通矣。士奇遏糧於守軍。其遮撤矣。於是陷慶門。破涪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受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腹心既裂。首目隨之。智者難為之謀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東視瞿塘。北絕劍閣。收服人心。逸休兵士。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孤奴。死雪鯀。死貫戲。死剝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間。骨積成莽。血流成渠。雖可望泣諫於刎頸。偏裨不忍而自經。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存孺。喪亂宏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又十餘年。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攷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

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戇王建之發迹知祥之踵據
王珍之弒羈僭王竊帝奪地爭城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
羆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稱帝蜀人不與誅斬所置
守令蓄然醜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見時稔聞遺老聚談事比
長博采羣書並蜀乘所載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為蜀碧一編以俟
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淚簌簌而屢下也乙丑年八
月朔五丹溪生遵泗自序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
則挾憤憤而含嗚咽矣

蔡修萊跋

古穆似魏晉間人筆意

樂齋

義例總言

崇禎七年。賊始禍蜀。亂之初生。實維元年。書賊起。從其朔也。獻初入蜀。受創未深。危亡之形兆自丁丑。禍蜀者。闖其先也。閣部督師。而以蜀為壑。撫臣拒諫。而動失機宜。破軍殺將。流毒生靈。厥罪維均也。請餉不與。請召募不與。國既卒斬。又將誰慰。而社井星隕。闔宮安燼。猶是國君死社稷也。蜀中文武協心復仇。衽革枕戈。不忘討賊事。雖不成。亦足為烈於天下也。天鳴地震。水溢山崩。物怪人妖。鬼魅瘟疫。亡國之徵。孽不虛作也。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內而細民。外之土目。無微不章。表幽魂。伸鬱魄也。勝廣挺漢高興。翟李熾唐宗。出韓劉亂明祖。起驅爵驅魚。實陰相之。終之王師平蜀。寇盜之禍。天所以開聖人也。二十年中。天地沈迷。生民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荼毒之慘。於斯已極。李賀所云。恨血千年化為碧也。事多緒雜。鋪次為難。晰目總綱。毫末可了。書法仿之古人。公案便於閱者。非敢比吳楚之僭王也。

乙丑年八月中秋後總言

徵實

明史

明史綱目

明紀本末

諸家明鑑

綏寇紀略

三藩紀事

明季遺聞

啟正野乘

豫寇紀變

天問閣文集

堯峰文集

寄園寄所寄

荒書

志亂

二申野錄

隴蜀餘聞

東林列傳

見聞錄

慶治錄

蜀通志

眉州志

邛州志

夾江志

故老遺言

家談

蜀碧卷一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磐泉編述

起戊辰止癸未

戊辰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祲。平涼延安間。飢民相聚為盜。首

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為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鵠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於陝西。至崇正初年。秦中賊果起。修明季遵義人。

己巳 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庚午 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何與備敘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甲戌 敘州母猪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赦免。刻栴檀為洪範像事之。其為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傳勁果俠。軍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鄭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甯。大昌。歸縣。新甯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余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箐銳間伐大松。蹙山徑。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砭女土司秦良王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余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賊攻保甯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甯。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砲石擊之。賊遂遁。方賊犯彝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

名成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重石砭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迺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丙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

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以來。陪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

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賞。徂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

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閬姚黃

時姚黃賊初起

陵梁左右。殿

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

則黃牛白帝。亦屬彝庚。黑水平陽。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

也。往者蘭酋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

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

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甯逾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誠如孤注

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

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

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黠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耳目

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

吳江南人才辭闕達有謀畧後殉難于蜀

丁巳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敘州建武瀘州越雋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

自成出身事見正史此處從畧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凶具架屋標者纍纍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

宇英潼川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

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甯羌州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

坪入廣元一由平陽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

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

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生前官職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尚卿書城空不可守。伏節為誰。危苟寬。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尚卿共守城。城陷。尚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尚卿福建舉人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給賊曰。家有積金。害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緜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縣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縣竹。章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攻縣竹。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育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

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為家門羞。囑畢。投崖死。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甯。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甯。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都。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縣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傅宗龍代之。

賊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平陽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

尚文謀戰守卻之。

祀保甯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偽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賁賂黃金。號袁千。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錡。漢東大擾。上命閩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賜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牋。後署云。賜督帥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於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羅漢山之敗。在七。獻忠謀入秦。秦

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甯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窺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闚大甯。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破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鈞破賊於三尖峯。○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

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

汝才號曹操先據中童強云都臺復都臺曹操今再來汝才因假以為號

辰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砭女土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為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迺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六人賊走大甯。

六月安岳紅雨着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恭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進師彝陵。○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彝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咀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嘆曰文若其將敗乎。

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棄涪。萬松雅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門。凡蜀兵之强者。輒調之以餉他備。巡撫邵捷春麾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甯。大昌。由彝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關。蹂及蓬縣矣。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緜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嘆曰。